

□人生感悟 杨晓杰/文

枣 红 初 秋 时

初秋的风刚吹过篱笆院,门前那棵老枣树就有了动静。

起初只是枣尖儿泛着淡淡的粉,像小姑娘害羞的脸颊,藏在叶子底下,不仔细看还找不着。过些日子,红色慢慢往下晕,有的半边红半边青,有的红得深了,成了透亮的胭脂色,挂在枝头,像一串串小灯笼,勾得人总想尝一口。

这棵枣树陪着我长大,一看见它,就想起小时候和父母打枣的日子。那时候也是初秋,枣子刚泛红,我就拉着父亲的衣角,催他打枣。父亲会搬来梯子靠在树干上,再找一根长长的竹竿,小心翼翼地爬上去,母亲则会在树下铺一块大大的粗布,边角用石头压着,防止枣

子滚到草丛里。

我就站在布旁边,仰着脖子看父亲。他握着竹竿,轻轻往枣枝上敲,“哗啦啦”一阵响,枣子就跟着叶子一起往下掉,有的落在布上,发出“咚咚”的轻响,有的蹦到我脚边,我赶紧弯腰去捡,生怕被别人抢了去。有时候枣子会砸在我头上,不疼,反倒觉得好玩,捂着脑袋笑个不停。母亲总会在旁边喊:“慢点捡,别摔着!”她自己也蹲在布边,把落在布上的枣子一个个捡到竹篮里,偶尔会挑一个红得透的,擦干净了塞到我嘴里。那甜味儿一下子就漫开了,脆生生的,带着汁水,比糖还甜。

父亲打枣时很小心,他说这棵枣树长了几十年,不容易,得

好好护着,来年才能再结满枣子。有时候我会问他,这树比爸爸还大吗?父亲就笑着说,比爷爷还大呢。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岁月,只觉得这棵树好厉害,能结这么多甜枣,还能陪着我们一年又一年。

如今再看这棵老枣树,枝丫比以前更粗了些,叶子依旧翠绿,枣子还是在初秋慢慢泛红,只是父亲的背有些驼了,母亲的头发也白了些,我也不再是那个仰着脖子等枣子的小孩。

去年我们一起打枣,父亲没再爬梯子,而是站在树下,用竹竿轻轻敲着低处的枝丫,母亲依旧铺着粗布,我则学着父亲以前的样子,爬上梯子,小心地敲着高处的枣枝。风里还是枣叶的

清香,枣子落在布上的声音,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

这棵老枣树一直默默站在院子里,不管风吹雨打,每年都会结出甜枣,滋养着我们。父母也是这样,一辈子操劳,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。岁月会让树干多几道纹路,让父母添几缕白发,可那份沉甸甸的爱,就像枣子的甜,藏在时光里,从来都没变过。

初秋的阳光洒在枣树上,翠绿的叶子衬着泛红的枣子,风一吹,沙沙响。我知道,这不仅是初秋的声音,更是岁月的声音,藏着家的温暖,也藏着最朴实的道理。

有些东西,比如爱,比如陪伴,就像这棵老枣树,会在时光里慢慢沉淀,愈发醇厚。

□抒情天空 王连生/文

九月的序曲

九月的天空湛蓝如洗
云朵轻盈像是画家的笔
阳光变得温柔而细腻
洒在金色大地上

九月的校园书声琅琅
新学期的钟声敲响希望
教室里孩子们的眼眸闪亮
梦想在这里悄然起航

九月的田野稻谷金黄
丰收的画卷徐徐展开
农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
每一粒稻谷都展示着辉煌

九月的清晨露珠晶莹
草尖上闪烁着清晨的宁静
微风拂过带来一丝凉意
让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

九月的序曲悄然奏响
夏天的热烈慢慢退场
秋天的脚步轻盈而庄重
每一片落叶都是岁月的诗行

九月的序曲温柔而悠扬
在这个季节我们共同成长
不必匆忙不必慌张
九月的时光正静静流淌

□往事悠悠

王水成/文

难忘的木槿叶

昔日,每当农历七月初七那天,村庄里几乎所有的妇女,无论是蹒跚而行、年迈的老太太,还是年轻的妇女、漂亮的姑娘,也不论是结过婚的,或是没结过婚的,甚至是小女孩,都会自觉聚集到家门口的河埠头洗头。而用来洗头发的不是肥皂,而是路边、河边随手可摘的木槿树叶。

槿树,又被称之为木槿,用木槿花煎水洗脸,可美容养颜;用树叶汁洗头可治头皮癣,滋润秀发。摘来的木槿树叶,须经过一次次揉捏,把叶子里的汁水挤出来。而叶子的汁水挤得越多,越能让头发变得柔软、丝滑、富有光泽。每到七夕节,河埠头就变得十分热闹,年轻姑娘为让自己的长发飘逸、柔润,一边相互揉搓树叶汁,一边说说笑笑。而老太太则忙着替自己的孙女或外孙女洗头,当孙辈们洗刷完毕后,才用余下木槿叶汁给自己清洗。

现在洗发护发用品越来越多,村里的妇女自然不用木槿树叶汁来洗头发了,但每年七夕节,总会让我想起昔日河埠头那一幕幕摘木槿树叶,捣树叶汁,洗头发的场景。

立秋后,在老家嵊州金庭田里种的七八株鸡啄瓜,成批挂果成熟了。

周末,去田里随手一摘,就有小半篮,金黄色的熟瓜和翠绿色的半熟瓜叠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丰收图,让人越看越欢喜,忍不住以“大地的丰收”为题,拍了几张鸡啄瓜的照片,在朋友圈作了分享。

想不到这普通的鸡啄瓜照片,仿佛是丢进朋友圈的一个炮仗,瞬间点燃了许多人的美好记忆,留言评论如潮。

“这个果实还是我小时候见过,没想到第二次是在朋友圈。”

“小时候经常吃得到,现在都看不见了。”

“这个是小时候的记忆。”

“去年买了几个吃,种子留下,今年播种了,刚结果呢,期待成熟,果子颜色漂亮好看。”

□开心时刻 吕永江/文

“瓜”趣横生

“想吃!”
“给我几粒种子,这真是小时候的最爱。”
……

看着这一个个朋友的留言,不禁莞尔一笑,原来小小瓜儿里珍藏着我们儿时共同的美好记忆,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?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,鸡啄瓜是我们金庭孩子们难得吃到的一种水果,那红红甜甜的果肉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去年我在苏州街头意外发现这个瓜时,仿佛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,吃完瓜后果断留下种子。

鸡啄瓜,是一种学名叫金

铃子的呈纺锤状的小型苦瓜。因瓜的表皮上密布着大小不一的鼓凸颗粒,像是被鸡随意啄过的样子,又仿佛精心雕刻过,在金庭叫鸡啄瓜。完全成熟的鸡啄瓜呈金黄色,掰开瓜皮,里面一粒粒排列整齐的鲜红果肉映入眼帘,令人垂涎欲滴。用舌头舔几粒,那清凉甜味须臾间在嘴里弥漫开来,只觉神清气爽;再用舌头慢慢拨弄几下,软软糯糯的果肉和里面坚实的种子会分离开,吐出一粒粒扁小的种子,咽下果肉,那种滋味让人欲罢不能。

这个瓜还叫癞葡萄、水果

苦瓜等,但意外地在评论区发现还有其它神奇的称呼。同样在嵊州,叫法也各异。鹿山、崇仁等地朋友说这是天罗瓜,长乐人叫它为“黄金瓜”。

然而,还有更让人脑洞大开的叫法。柯桥朋友说:“小时候听隔壁婆婆叫天荔枝,成熟了,一是观赏,二是当水果吃。自己种了几年,吃都吃勿完。”诸暨朋友说:“诸暨璜山这边也叫天荔枝。”山西晋中的朋友叫得更加直接,说:“我们这土话叫哈哈笑。”而温州人的叫法则可爱亲切,他们又叫“红娘”。

小小瓜儿,因为给人们带来了美味,带来了快乐,又留下了深刻记忆,人们纷纷对小瓜儿倾注了厚爱,赋予一个个独特的亲昵称号,犹如对待自己的孩子,真是“瓜”趣横生,何其有幸!



此莲非莲

朱友民 摄

村口的大樟树下,摆放着两块长长的条石。每块条石长约十来米,宽约一尺。条石下方由四个坚固的石墩支撑,条石表面光滑细腻,如同岁月精心打磨过一般,坐在上面既凉爽又舒适。关于条石的来历,无人知晓,但根据其光滑的表面和深沉的颜色,估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。

夏日傍晚,村民们吃完晚饭,便会漫步到村口。那些健谈者,屁股刚一沾上条石,便开始闲聊,无所不谈。有人聊得兴起,猛地站起来,手指前方,仿佛事事与己相关,眉飞色舞;有人聊得激动,怒目圆睁,满脸通红,高昂的声音,回荡在宁静的夏夜中。条石对面是晒谷场,那里是孩子们的乐园。他们跳房子、跳绳、玩老鹰捉小鸡……尽情玩耍。

记得儿时的夏日傍晚,母亲总是忙碌着收拾碗筷,洗刷餐具,打扫房间。而父亲放下筷子,抹抹嘴,拍拍屁股,趿着拖鞋,背着手,缓步走向条石。父亲不善言辞,总是默默地坐在条石上,眼神追随着健谈者的动作,时而点头,时而微笑,静静地听着。我和弟弟常常偷偷跟在父亲后面,到晒谷场玩耍。随着夜幕降临,月亮悄然升起,伙伴们也越来越多,我们在皎洁的月光下玩着各种游戏。玩累了,便挨着大人们坐下,听他们聊天。

待到月上柳梢头,微风吹拂,带来丝丝凉意,条石上的人渐渐散去。“走吧,回家!”父亲站起身,我和弟弟也跟着站起,趿着拖鞋,伴着虫鸣声,一步步向家走去。

第二天晚上,当月亮高悬,星光闪烁时,村民又三三两两地向条石处聚集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这条石不仅是一个休闲的场所,更是村里人情感交流的纽带,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。

自从参加工作,回家总是匆匆来去,村里的许多老房子拆除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小洋房,村口的大樟树也不见了,条石更不知所踪,村道也变成了水泥路……直到年前的一个暑假,我散步经过村口,忽然在东边一家墙壁前发现了那两块熟悉的条石。原来,我记忆中的条石还在,只是位置变了,但那份熟悉的感觉依旧未变。在村口,它依然默默地守望着这片热土。

□岁月如歌

王凤仙/文

村口的长条石